



Les Travailleurs de la mer
海上劳工

[法国]维克多·雨果 著 许钧 译
译林出版社



海上劳工

[法国]维克多·雨果 著 许钧 译

LES TRAVAILLEURS
DE LA MER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上劳工 / (法) 雨果 (Hugo, V.) 著; 许钧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8 (2003. 5 重印)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书名原文: Les Travaillleurs de la mer

ISBN 7-80657-263-5

I. 海... II. ①雨... ②许...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4735 号

书 名 海上劳工
作 者 [法国]维克多·雨果
译 者 许 钧
责任编辑 陆元昶
原文出版 Editions Gallimard, 1980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 - m a i l yilin@yilin.com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 (邮编 210009)
印 刷 南京五四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75
插 页 4
字 数 311 千
版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263-5/1·237
定 价 (精装本) 18.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谨将此书献给自由、好客的礁岛，献给高尚的海上民族居住的这块诺曼底故土的一角，献给严酷而又温暖的根西岛——我现在的避难所，我将来可能的葬身之地。

维克多·雨果

宗教、社会、自然，这是人类的三种斗争。这三种斗争同时也是人类的三种需要：人要信仰，便有了庙宇；人要创造，便有了城池；人要生活，便有了犁和船。然而，这三种答案包含着三种战争。人生神秘的苦难便来自这三种战争。人类面临着迷信、偏见和自然元素三种形式的障碍。三重的天数压在我们身上，这便是教理的天数、法律的天数和事物的天数。在《巴黎圣母院》里，笔者说明了第一种天数；在《悲惨世界》中，笔者指出了第二种天数；在此书中，笔者则要揭示第三种天数。

在这桎梏着人类的三重命运之中，又交织着内心的命运，这一最高的天数，便是人类的心灵。

一八六六年三月于高城居

目 录

第一部 克吕班师傅

第一章	坏名声的由来.....	(3)
一	写在一张白纸上的字.....	(3)
二	海角屋.....	(4)
三	等你结婚时,送给你妻子	(8)
四	不受欢迎	(11)
五	吉利亚特的其他可疑之处	(19)
六	凸肚形帆船	(22)
七	闹鬼的房子得由通灵的人来住	(26)
八	吉尔德-霍尔姆-乌尔座椅	(29)
第二章	利蒂埃利大师傅	(32)
一	动荡的生活和宁静的心灵	(32)
二	他的情趣	(34)
三	从前的海上语言	(35)
四	人之所爱是脆弱的	(37)
第三章	杜朗德和戴吕施特	(40)
一	啁啾声与烟雾	(40)

二	永远讲不完的乌托邦的故事	(43)
三	朗泰纳	(45)
四	乌托邦故事的续篇	(48)
五	魔船	(50)
六	利蒂埃利名声大振	(54)
七	同一位教父和同一位女保护神	(55)
八	“博妮邓笛”曲	(57)
九	看透了朗泰纳心思的人	(60)
十	远洋的故事	(61)
十一	关于可能的夫婿	(64)
十二	利蒂埃利性格中的异常之处	(65)
十三	无忧添风采	(69)
第四章	风笛	(71)
一	曙光或烈火的第一抹红色	(71)
二	一步步迈进未知的世界	(73)
三	“博妮邓笛”曲在小丘上有了回声	(75)
四	(76)
五	应得的成功总是遭人嫉恨	(78)
六	海上遇难者幸遇单桅帆船	(79)
七	游荡者幸遇捕鱼人	(81)
第五章	左轮手枪	(85)
一	约翰客栈的谈话	(85)
二	克吕班瞥见了某人	(91)
三	克吕班带走的东西,一件也没有再带回来.....	(94)
四	布兰蒙	(96)
五	掏鸟窝的孩子.....	(102)
六	雅克莱萨德.....	(113)
七	夜晚的买主和神秘的卖主.....	(119)

八	连撞红黑两弹子·····	(123)
九	对期待或害怕海外来鸿的人不无裨益的指点·····	(132)
第六章	醉醺醺的舵手和滴酒不沾的船长·····	(138)
一	多佛尔礁·····	(138)
二	出人意料的白兰地酒·····	(141)
三	中断的谈话声·····	(144)
四	克吕班船长发挥了自己的一切才能·····	(152)
五	克吕班令众人钦佩不已·····	(158)
六	被照亮的深渊·····	(163)
七	始料未及·····	(170)
第七章	对一本书冒昧发问·····	(175)
一	悬崖底的珍珠·····	(175)
二	西海岸怪事多·····	(182)
三	别冒险·····	(186)

第二部 魔怪吉利亚特

第一章	礁石·····	(197)
一	难进也难出的地方·····	(197)
二	无懈可击的灾难·····	(202)
三	安全,但并不美妙·····	(204)
四	事先进行实地考察·····	(206)
五	简论自然力的神秘合作·····	(208)
六	一个马厩·····	(211)
七	旅人的一间住房·····	(214)
八	不祥之鸟·····	(221)
九	礁石及利用礁石的方法·····	(223)
十	炼铁炉·····	(227)

十一	发现	(230)
十二	一座海底建筑的内部	(234)
十三	赫然入目和隐约可见的情景	(236)
第二章	苦作	(241)
一	一个匮乏一切的人的物源	(241)
二	仿佛莎士比亚有可能与埃斯库罗斯相遇	(243)
三	吉利亚特的杰作挽救利蒂埃利的杰作	(245)
四	在物质的压迫下	(248)
五	在黑暗中	(254)
六	吉利亚特调整了凸肚形帆船的位置	(259)
七	危险接踵而至	(261)
八	波折突起,未成定局	(264)
九	得而复失的成功	(268)
十	大海的警告	(269)
十一	明白人自有生路	(272)
第三章	斗争	(276)
一	两极相触,物极必反	(276)
二	外海风	(277)
三	对吉利亚特所闻之声的解释	(280)
四	浩浩荡荡	(284)
五	必须作出抉择的吉利亚特	(285)
六	搏斗	(286)
第四章	障碍的两重性	(304)
一	挨饿的不止一个	(304)
二	怪物	(308)
三	深渊里的另一种搏斗	(315)
四	什么也没隐藏,什么也未丢失	(318)
五	两英尺与六英寸之间的位置足以接纳死神	(321)

六	从深渊到云天·····	(324)
七	未知世界里有一只耳朵·····	(330)

第三部 戴吕施特

第一章	黑夜与月亮·····	(335)
一	港口钟声响起·····	(335)
二	港口钟声再起·····	(349)
第二章	专制下的感恩·····	(358)
一	苦恼中的欢乐·····	(358)
二	皮箱·····	(366)
第三章	“卡什米尔”号的离去·····	(370)
一	教堂边的小港勒阿弗莱·····	(370)
二	绝望相呈·····	(372)
三	早有准备的自我牺牲·····	(380)
四	“等你结婚时,送给你妻子”·····	(385)
五	雄伟的坟墓·····	(388)
	译后小记·····	(397)

第一部 克吕班师傅

第一章 坏名声的由来

一 写在一张白纸上的字

在根西岛，一八二×年的圣诞节是个非凡的日子。那一天下了雪。在英吉利海峡的诸岛，结冰的冬天是值得纪念的，而下雪则是件轰动的大事。

这个圣诞节的早晨，从圣彼得港通往瓦尔的海边的路上，白茫茫一片。雪从半夜一直下到黎明。九点钟光景，太阳刚刚升起不久，还没有到圣公会教徒和循道宗教徒分别去圣桑普森教堂和埃尔达小教堂的时候，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在这两个教堂钟楼之间的整个一段路上，只有三个行人：一个小孩，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这三个行人相互隔着一段距离，彼此之间显然没有丝毫的联系。小孩八岁左右，不时停住脚步，好奇地瞧着雪。男人在女人后面走着，相隔百来步。他和那位女人一样，都是朝圣桑普森方向走。男人还年轻，像是个工人或水手的模样。他一身平常的装束，着一件褐色粗呢上衣和一条带有防水护套的裤子。像是在表明虽然时值节庆，他并不上哪一家教堂去。他脚穿厚厚的粗皮鞋，鞋底布满粗大的钉子，在雪上留下的印迹好似牢房的锁印，而不像人的足迹。那个行路的女人却明显是一身上教堂的打扮：身披一件宽大的絮棉黑绸斗篷，里衬一条合身的长裙，爱尔兰毛葛面料，阔条纹，红白

相间，煞是俏丽，若再配上一双红袜子，准会被当做巴黎女郎。她径直向前走去，显得自由、轻捷、充满活力，看她的步履，好像还没有经受过生活的磨难，想必还是个少女。她体态婀娜、飘逸，标志着青春期最美妙的过渡时刻，在童年的暮霭中透出了青春的晨曦。可那个男人并没有注意她。

突然，在一家菜园拐角处的一簇绿栎树的附近，在一个名叫“矮舍”的地方，她猛地转过头来。这个动作引起了那个男人的注意。她停下脚步，仿佛在打量着他，片刻后弯下腰。那男人觉得她用手指在雪地上写了点什么。接着，她站了起来，继续向前走去，脚步更快了，但又一次转过头来，嫣然一笑，旋即消失在路的左侧通往藤堡的那条绿篱小径中。当她第二次回头时，那位男人认出了她，原来是当地的一位迷人的姑娘，名叫戴吕施特。

他毫无往前赶的冲动，片刻后，他来到了菜园拐角处的那簇栎树旁。此时，他已经忘记了那位消失的女子，如果这时海面上跃出一只鼠海豚，或从灌木丛中飞出一只红喉雀，他的目光很可能会盯着那只鼠海豚或红喉雀，继续走他的路。可他恰巧就在这时往下看了一眼，目光自然而然地落在了那位年轻的姑娘刚刚停下脚步的地方。地面上印着两只小小的脚印，就在旁边的雪地上，他看到了她方才写的几个字：吉利亚特。

这正是他的名字。

他叫吉利亚特。

他久久地伫立着，一动不动，看着那个名字、那一双小小的脚印和白雪，接着若有所思地继续向前走去。

二 海角屋

吉利亚特住在圣桑普森教区。他在这里并不讨人喜欢。关于这一点，确也有一些原因。

首先是他的住宅是一座“闹鬼”的房屋。在泽西或根西岛上，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当您经过某个寥无人迹的偏僻的角落或穿过某条居民拥挤的街道，您都可能会碰到一幢门窗被封死了的房子：冬青树枝堵着大门；布满铁钉的木板像令人恶心的膏药似的封着底层的窗户；楼上各层的窗户说开不开，说关又不关，所有窗格都钉着木条，可玻璃全都破碎了。如果房子有个院子的话，那里边肯定杂草丛生，周围的护墙也是坍塌大半；若有花园，准是长满了荨麻、荆棘和毒芹；里边还可看到稀有的昆虫。烟囱自然张着裂缝，房顶倒塌；从房间里望去，全都像是散了架；木头腐烂，石头发霉。墙壁上挂着脱落的墙纸。在上面，您可以细细地观赏一番以前流行的墙纸式样，帝政时代的狮身鹰头鹰翼怪兽图，督政府时期的月牙形褶裥以及路易十六时代的小圆柱和短石柱。密密麻麻的蜘蛛网，沾满了苍蝇，显示出蜘蛛的无比恬静。有时，还能在地板上看到一只破碎的罐子。这就是一座“闹鬼”的房子。魔鬼总是深夜上门。

房子和人一样，会变成尸体。只要有人迷信，就可以将房子毁灭。于是，它成了恐怖的所在。这种死亡了的房子，在英吉利海峡的诸岛上并不少见。

乡间和海边的居民，一遇到闹鬼的地方，便不安宁。无论是英国的群岛，还是法国的海滨，凡英吉利海峡的居民，对魔鬼都有极为精确的概念。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都有魔鬼的使者。毫无疑问，伯尔菲戈尔是地狱派驻法国的大使，于特金常驻意大利，贝利尔在土耳其，塔缪兹出使西班牙，马尔迪纳在瑞士，玛依在英国。撒旦是群魔之王。撒旦·凯撒，他的宫廷组织严密，大衮为御膳大臣，苏格尔·贝诺特为太监总管，阿斯摩代为赌场庄家，戈巴尔为戏院老板，维尔德莱为司仪长，尼巴斯是小丑，学识渊博、无所不知的鬼学大师维埃鲁斯称尼巴斯为“滑稽的模仿高手”。

海峡的诺曼底渔民出海时，由于魔鬼作怪，造成种种幻境，只

得百般小心谨慎。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圣马克鲁就住在奥利尼和加斯盖岛之间海面的一块名叫奥尔塔克的方形巨礁上，从前的许多老水手都信誓旦旦地说经常远远地望见他坐在巨礁上读着一部书。因此，从奥尔塔克前经过时，水手们总是三番五次地下跪行礼，直到有一天，传说被消除，真相大白。他们发现，而且今日也终于明白了奥尔塔克礁上居住的不是一位圣神，而是一个魔鬼。这个魔鬼名叫若克墨斯，他狡猾异常，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让人奉作圣马克鲁。再说，教会也有被蒙骗的时候。拉古赫尔、奥利贝尔和托比埃尔这几个魔鬼就一直被尊作圣神，直到七四五年，扎迦利教皇有所察觉，才把它们逐出门外。像这样消除魔鬼，确实很有必要，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识破魔鬼的不凡能力。

这类事情都已成为历史，但这一带的老人还在说，过去，诺曼底群岛的天主教徒比胡格诺教徒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总是不由自主地跟魔鬼打交道。原因何在，我们不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一小部分人从前深受魔鬼骚扰之苦。魔鬼特别喜欢天主教徒，总是想方设法同他们来往，由此而让人以为魔鬼恐怕是天主教徒，而不是新教徒。最令人难以忍受的亲密举止之一，就是常在深夜里，趁丈夫已经睡熟，妻子半睡半醒的时候，去天主教徒夫妇的床第拜访。由此而产生了不少误会。巴杜伊就认为伏尔泰便是这样生出来的。这绝对不是离奇的胡说。这种事本来就是人人皆知，在驱魔咒语的“关于夜间之误会与魔鬼的播种”^①一节中有叙述。在上世纪末，这类事情在圣埃利埃泛滥一时，恐怕是对革命罪恶的惩罚。革命过激产生的后果是无法估量的。不管怎么说，在深夜视线模糊，人们熟睡的时刻，魔鬼有可能来访，这使许多信奉正教的女子感到为难。生出一个伏尔泰来，可不是件开心的事。有一个女子心神不宁，便去请教她的忏悔神父，问有没有办法能及

① 原文为拉丁文。

时澄清这种误会。忏悔神父回答道：“要想确定您面对的是魔鬼还是丈夫，请摸一摸对方的额头，若发现有角，那就肯定是……”“肯定是什么？”女人问道。

吉利亚特的住宅曾经闹过鬼，后来不再闹了，但却因此而更让人疑惑。谁都知道，倘若在闹鬼的住宅住进巫师，魔鬼会觉得这房子看守得已经相当不错，便对巫师以礼相待，不再上门打扰，除非像请医生一样请他上门。

这座房子名叫“海角屋”。它坐落在海角的尽头。那海角是一块像舌头一样伸出的陆地或岩石，在乌梅天堂湾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锚地。那里水很深。海角屋孤零零地处在海角的尖顶端，仿佛是在小岛的外边，只有很小的一块土地，勉强可以建立一个小园子。在圣桑普森港和乌梅天堂湾之间，有一座很大的山岗，山岗上耸立着一座布满常春藤的塔楼，叫做瓦尔堡或大天使堡，所以从圣桑普森，根本就看不见海角屋。

在根西岛，最不稀罕的，莫过于巫师了。尽管已经到了十九世纪，他们照旧在某些教区里干他们那套营生。有的做法实在是罪恶的勾当。他们熔炼黄金，半夜里采集草药，斜眼看别人的牲畜。人家上门求治，他们便让人带来一瓶瓶所谓的病液，只听得他们振振有词地低声念道：“此液惨矣。”在一八五七年三月，有一位巫师在一位病人的“液体”中发现了七个魔鬼。这些人令人惧怕，也确实很可怕。最近就有一位巫师为一位面包师傅和“他的烤面包炉”施展魔法。另一位居心不良，精心封印一个个空信封，里边“什么也没有”。还有一位竟然在自家的一块台板上放着三个标有B字样的瓶子。这些骇人听闻的事情均得到查证。有的巫师乐于助人，只要两三个畿尼^①就能为你治病。他们滚倒在床上，呼天叫地。就在他们这样乱扭乱喊的时候，你会说：“嗨，我一点病也没有

^① 英国旧金币，一畿尼值二十一先令。